张维为：美国遭遇多重危机

张维为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11-05[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4329&idx=1&sn=8a49c3b722941b99315671f48cf18320&chksm=8bb06148bcc7e85e992d573d47d1e83ea60cf54183e1b26ccc5b0b9936ad8ecbb6d89b817ae9&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7)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美国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非常失败，现在又出现了因为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而引发的大规模的抗议，坦率地说重创了美国的软硬实力。不少的西方媒体和有关人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美国今天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困境和危机。我这里和大家梳理一下他们的一些分析和反思，同时也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今天主要想讲三点：

**第一，最近有很多都是基于数据和民调，对美国多重危机的分析。**比方说6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以《美国抗疫效果比中国差100多倍》为题发文，指出美国每百万人口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40人，而中国只有3.2人，所以美国比中国高出100多倍。文章认为美国正面临着控制疫情和重建社会的双重挑战，它还预测：如果美国还不能积极地从其它国家借鉴成功的经验，积极开始防控的话，美国的死亡率可能会上升到中国的200多倍。前几天，我通过视频参加了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辩论，叫芒克辩论，我和英国牛津大学一位资深的教授，我们一对一辩论这个题目，就是中国战“疫”模式和中国模式，我专门提到，今天如果你在中国生活的话，你的安全感，我指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安全感，或者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这种安全感，高于美国至少100倍，背后当然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6月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NBC）发布了一项联合民调，8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事情正在失控”，相比之下只有15%的人认为没有失控，这个民调调查对象，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民众，而是已经登记的选民，换言之是非常关心政治的人。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在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但这次民调发现，两党多数人都认为美国的“事情正在失控”。民主党持这一观点占92%，共和党占66%，无党派的占78%。如果这个民调确实能够真的反映实际情况的话，我可以说这是美国社会近年来罕见的一种多数共识。比较今年3月初，当时美国还没有采取像“封城”这种紧急的措施，当时大约70%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对国家发展的方向感到乐观。所以路透社发表了一个评论说，对国家的方向，共和党人现在几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悲观。至少有17%的共和党支持者说，如果现在就举行大选的话，他们会把选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那么换言之，这些民调表明，如果进行选举，照现在这个民调趋势走下去的话，特朗普很可能要输掉11月的大选。但现在很有意思，出现我们独特的中国的“义乌指数”，那么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订货情况来判断的话，迄今为止这个“义乌数据”似乎明显有利于特朗普，特朗普竞选阵营订购的各种宣传物品，远远的比其它阵营要多，所以特朗普获胜的可能性，根据“义乌指数”可能会大一些。当然，不管最后谁胜谁负，我觉得中国民众现在心态很好：无所谓！这本身也表明中国人的信心，自信心在增强，而美国的软硬实力确实是在走下坡。

**第二，外部世界对美国的好感急剧下滑。**美国专栏作家、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6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他这样说的，由于美国警察在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特朗普政府“支持”下、“鼓励”下，粗暴对待有色人种，美国现在已经成了国际社会的“弃儿”，他用一个英文叫pariah，这是很重的一个词。他说特朗普政府无力抗击这个疫情，造成死亡人数超过所有其它国家，这表明美国政府的无能。他说，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经历经济大衰退，经历种族歧视引发的抗议示威之后，美国国际声誉直线下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上的表现，让美国的国际声誉跌至谷底”，他还这样写道，说现在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美国说话，他说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被孤立的一个标志。这使我想起了特朗普总统经常说的America First，就是“美国优先”，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美国领先”，也就是美国的疫情的情况、灾难的情况领先世界，而美国今天又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样子，又不像America First, 而是更像，英文叫做America Last，“美国最后”，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抗疫的跨国比较中属于垫底的,还有比这种局面更能说明美国今天面临的种种危机的严重性吗？

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它有这么一项调查，当时全世界对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的信心程度已经跌到了31%，相比之下，原来的奥巴马执政时期曾经一度高达74%。如果此时此刻再进行一个同样内容的民调的话，我估计全世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信心会更低。那么特朗普6月1日曾经威胁美国各州州长，要他们动用军队来遏制“骚乱”。德国《南德意志报》是这样评论的，“特朗普政府在向美国人民宣战”。他这篇文章还说，美国为保护自身在竞争中的地位而对盟友，对他的竞争对手，对国际机构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在海外的形象急剧下降。

特朗普不久前宣布，要推迟举行原定6月底在美国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就是G7峰会，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出席。德国《明镜》周刊6月8日也以“精疲力尽的国家”来形容眼下的美国。德国《焦点》周刊是这样说的，说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曾经是“管理危机的榜样”，现在这个形象已经动摇。八成美国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失控”，折射出美国人的自信心在消减。他还说，这或许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同样，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也陷入了集体尴尬：“美国的对手乐见美国的混乱，而美国外交官却感到绝望”，这个是美国《政治》网站6月2日一篇文章的标题，它里边这样说，广泛的抗议活动暴露了美国的种族问题和经济裂痕，以及非同寻常的政治两极化。文章专门引用了美国前驻阿富汗和前驻波黑的一位外交官的话，他说：“我们(美国外交官)过去习惯于对其它国家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注，表示抗议。今天，外国政府要求我们来解释美国的立场。对于许多投身外交工作并在海外积极推广美国价值观、民主观、法治和人权的外交官来说，这是一个悲伤和值得深思的时刻。”

这篇文章还这样说，美国警察和安全部队，用催泪瓦斯对抗抗议者，甚至殴打抗议者，在全球的电视屏幕上广为传播，为长期以来一直指责美国虚伪的外国对手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大量素材。文章这样说，“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发表个推特，批评中国对香港采取的一些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用三个英文词‘I can’t breathe’，‘我不能呼吸了’来回击。这就是大家知道的被警察暴力致死的弗洛伊德当时说的话”。

我这里我有个建议，如果大家今后还是碰到美国人谩骂中国，指责中国，我觉得不妨可以用下边这三个短语中的任何一句来回敬，也可以把这三个短语放在一起送给他们。**第一句就是“I can’t breathe”，“我不能呼吸了”；第二句是“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第三句是，也是我经常讲的，“Mind your own business”，“先管好你自己的事”！这叫做一剑封喉！因为它把美国存在的问题全部点出来了。**

**第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的矛盾，特别是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问题，还有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那么大家知道，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奴隶制度被废除，但南北交战双方又经过谈判，建立了一整套的歧视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制度又维系了一个世纪，直至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基本结束。到1965年的时候，美国黑人表面上是获得了投票权，但在实际生活中，在美国国家治理中，实际上对黑人的管控也加强了，美国进入了不少学者称之为“隐性的”种族歧视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现在黑人人口只占美国人口不到13%，但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是黑人。所以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他有一本书，叫《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专门提到，美国社会经济鸿沟，筑起一道森严的阶级壁垒，少数族裔的人乃至多数穷孩子难以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下一代美国人的美国梦处于危机之中。**我们这个节目中曾经专门讨论过，美国梦为什么风光不再的原因，是资本力量过大造成的阶层固化，富人越来越富，而多数美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在过去40年中几乎没有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不久前也出了一本新书，名字叫《民众、权力和利益》，他剖析了美国制度危机背后是过去数十年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造成的，这个模式造成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主要有两种方式，要么是“创造财富”，要么是“榨取财富”，前者是“努力把蛋糕做大”，让所有人共同富裕；而后者是“少数人抢多数人的蛋糕”。他指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市场必然会导致“榨取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他认为要创造财富，政府就要投资基础设施，鼓励人才培养，进行技术产业的升级等等。这些领域的投资回报周期特别长，私人资本一般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没有这样的耐心，他们更喜欢来钱快的金融业。结果就是美国今天这个非常畸形的经济结构，就是金融业高度发达，但是工业已经空心化了，工人大量地失业，社会不平等加剧。他指出，社会不平等的归根结底是财富的不平等。在美国，他说贝索斯、比尔·盖茨、巴菲特三位最富的美国人，他们的财富加在一起，超过了整个美国下层阶级财富的总和。在今天的美国，女性的工资水平只有男性的83%，黑人男性的工资只有白人男性的73%，西班牙裔男性的工资只有白人男性的69%。除了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还有健康的不平等。理论上，美国的医疗卫生行业比较发达，但实际上，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其他西方国家都要低，我这里顺便补充一句，在整个中国的发达板块，我们人均寿命都比美国要高，以上海为例，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是83岁，纽约是79岁。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从2014年起，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每年都在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我叫做“绝望病”，造成死亡的原因往往是酗酒、吸毒和自杀。

现任的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个教授，叫沃尔特，他最近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国能力之死”，他是这样说的，说美国人需要反思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花费无数时间，花费数十亿美元来为2020年大选做准备，最终却要让美国国民在几个白人老头之间做出选择。就此而言，美国人应该反思：花整整一整年的时间去选举一个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的有意义？他还说，要让我们废除荒谬的选举人团制度——它系统地剥夺美国大部分地区选民的真正的权力。

德国有个资深的战略学者，叫冈特·舒赫，他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距离11月3日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不远了，只剩下几个月了，但今年情况，特别是从民调的数据来看，特朗普可能会输掉，但是以较小的差距输掉选举，不大可能发生一边倒的情况。”舒赫预测，他说特朗普会宣布选举受到恶意操纵，作为合法总统他会拒绝离任，这个可能性很大。然后他会试图利用司法部、国防部以及任何为他效忠的人。他说特朗普现在正在试水，他在想调动国民警卫队这种准军事力量，甚至调动军队来控制本国公民，看看会激起什么反应。舒赫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德国人特别了解这一点，我们通过民主的方式，曾经把希特勒选上台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时候，左右两翼的暴力后来导致了政治混乱，创造了希特勒上台的条件。”

这也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两位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位叫Steven Levitsky，一位叫丹尼尔·齐布拉特，他们发表一（本）专著，叫做《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当然他们指的是西方民主，美国这个民主制度**。**他们认为有两种死亡的方式，一种是军事政变，这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反复出现。另一种就是通过选举产生自己这个制度的掘墓人，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希特勒。那么两位学者认为现在的美国也有这种民主品质大退化的趋势。这两位教授他们是长期研究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制度困境和危机的，但他们这次坦率地承认，这种局面已经降临到了美国。过去他们一直认为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有宪政民主，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有市场经济，有“独立媒体”，还有其它的有利因素，民主水平应该可以维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准上，但今天突然发现美国民主面临的这种问题，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非常相像，是类似的危机、类似的困境。比方说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过去不是这样的。政治人物拒绝媒体的监督，过去这个情况也相对比较少，美国的政党制度不再制约极端分子了，而是把极端分子纷纷推上政治舞台。政治人物已不准备接受大选的结果，这个过去也是很少的。所以这两位学者他们的结论非常简单，如果这个趋势无法逆转的话，美国的民主制度将走向死亡。

总之这次席卷美国的多重危机，从疫情防控失败，到反种族主义示威，到经济深度的衰退等等，已经使很多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己的制度问题，其中很多思考，我觉得对我们了解和剖析西方的制度困境，对我们加强我们自己的制度自信，都是十分有帮助的。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谢谢大家。

（本节目播出于2020年07月20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